



道德颂

盛子以

DaoDeSong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感子以

道德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道德颂/盛可以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7.1

ISBN 978-7-5321-3132-7

I.道… II.盛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7400 号

策 划: 魏心宏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周艳梅

道 德 颂

盛可以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1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2 字数 204,000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132-7/I · 2388 定价: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盛可以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。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水乳》、《北妹》、《火宅》，小说集《取暖运动》等。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。2003年荣获“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”。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。



第一部

从高原回来大约半个月之久，旨邑突然接到水荆秋的电话。他听起来十分高兴，声音爽朗。不清楚是被感染还是发自内心，她一开口就像只灯泡突然亮了，散发热情的光芒与温度。他感觉到她话语里的强光刺激，更是来劲。他说想来见她。她问他在哪里。他说刚从法国飞到香港，下午在香港大学有个讲座，明天就可以飞长沙直抵她的老巢。他倒像是做一个干净果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，要来一举将她歼灭。于是，旨邑想到某个战争笑话：报告长官，一个被歼(奸)，另一个受惊(精)跑了。她立刻认为，他来看她，也就是来歼她。或者说，他有兴趣来看她，必定有歼她的愿望。他甚至可以直接说“我想见(歼)你”。

她犹豫半晌，说她惶恐。“为什么？”“我怕出事。”“我只是想看看你。”“我不再想和已婚男人纠缠不清。”“我在法国给你带了一件小东西。”

旨邑沉默了，仿佛正考虑做与不做。事实上，她的心动了一下(不为那件小东西)——没想到，他在法国也惦念她。她只是偶尔想起他，他的已婚使她平静，尤其高原之夜，她不曾草率地被肉欲俘获，那个贞洁的夜晚慰藉着她，正如无数渴望自杀的人，自杀的念头倒成了巨大的安慰，并借此安然度过许多不眠之夜。

一个普通的高原之夜，因为后来的故事，变得尖锐。

那时雨后不久，地面积水未干。因为酒店的灯光，深浅洼地的水都染了颜色。或者珍藏一棵马尾松的倒影，一株白桦树的挺拔。夜空暗得发亮，就像经过铸磨的铁器，浸出一种光来。两周前，旨邑在路上遇到的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，碰巧同住一个酒店，与他相对的刹那，旨邑感觉一种无法解释的温暖。一周前，旨邑的车被倾泻的山石砸毁，除却她，其余四人全部丧命。

旨邑无数次回头解读那种温暖，如果说那是劫难蓄谋的开端，又未必不是情欲最初的真实萌动，然后有了一种尘世间的因果关系。她一次次想起那只初次造访的手，连着厚实的身板，连着无边的高原夜色，在他说完他的

名字“水荆秋”，走了约十米之后，那手从她的腰际滑过起伏的臀部，顺着沟壑往根底挺进，柔韧冰凉，滑行速度匀称，仿佛蛇爬过小山头，她感到蛇的腹部与山的弧度和谐默契。他同时吻她。在藏区行走久了，彼此一股膻味。

那个夜晚，她已经足足二十九岁，水荆秋也四十出头，双方十分默契地遵循情感发展规律，在一扇彼此都渴望的门前，道貌岸然地徘徊，不过是为日后的结论做个高尚的解释：一切是有感情基础的。更何况在那个夜晚，水荆秋谈到了尼采、聂鲁达、庞德。那简直是个崇高的夜晚。地面上一切都静止不动。他们在松树间飘移，两个暗黑的影子，追逐理想与光芒。旨邑讲她的死里逃生，感觉他渐渐地攥紧了她的手，手指头摩挲抚慰，传递内心生长的怜惜。她感动了，并且高估了这种感动，她感到周围的一切也在渴望她重新扑进他的怀抱。她又想，假如一周前她死了……生命无常，脆弱得不堪一击……他的咖啡色皮夹克磨擦她的黑色风衣，发出轻柔细腻的声音，既温馨又淫荡。

水荆秋把旨邑视为一只鸟儿，迷了路的鸟儿，从高处降落在他的面前。旨邑却将水荆秋比德于玉，而且是和田玉，是玉之精英。玉首德而次符，她最看重的是男人的德。水荆秋并不英俊，然而，这块北方的玉，其声沉重，性温润，“佩戴它益人性灵”，她以为他的思想影响将深入，并延续到她的整个生命。

旨邑责怪自己齷齪或把事情想齷齪了。坦然的做法是锁好心里那条狗，清扫门庭，打开柴扉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提前设计或预先设定，都是自己过不去，能在某些时刻得到自然舒张的人性，未必就是毁灭。

不管水荆秋带了什么小东西来，它起了关键作用，先是让旨邑感动，继而不得不礼貌地面对它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替旨邑掩饰了内心的虚伪，它让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探望——她其实多么盼望他来。她由衷感到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爱情——如果他婚姻不幸，这次见面将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人的卑劣在于先给自己一个说法,然后钻自己空子;先给自己树一个障碍,然后将它掰倒。这个过程,就是所谓的理智。旨邑正是这样,她清醒地知道会发生什么:一个小东西能让她感动,心潮起伏,那么,这个一米八的大活物从法国到香港再到长沙,即便他不歼她,她也可能将他引诱。总之,答应他来见她,基本上算答应他歼她了。

长沙的深秋阳光坦荡。明媚晃眼。总似有空穴来风将城市扫涤净爽。空气里有几分躁动不安。旨邑住在湘江边,在十六楼阳台,能见江对面黛色青山,云絮低悬,仿似搓洗过的天空蓝得透明。水荆秋从天空里浸显出来,就像刚冲印的照片泡在水里——还是那件咖啡色皮夹克,胡子拉碴,面容粗糙——待拿起来细看,总是变成了另一个男人——谢不周,这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胡人,三十岁时离开北京(为了离婚),美髯剃净,虽肤白若妇,仍不乏粗犷之风。他曾是个潦倒的诗人,忽然决定用知识创造财富,搞起地产策划,将死楼盘做活,活楼盘做火,在地产界颇有声名。

旨邑在长沙读了四年书,现在是自由职业者。拥有一间二十几平米的玉器店(专卖赝品),闲时以看玉器、古钱币方面的杂书消遣。在遇到水荆秋之前,旨邑便明白有价值的古玉,仿佛爱情,不在人间普遍,不为寻常百姓拥有,也不再为这种事实颓丧。她愿意爱慕书中的物器,相信别人的爱情。逛古董旧货市场,空手而返只是进一步证实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:在喧嚣混乱的市场,已经不能淘到合意的东西,正如滚滚红尘之中,鲜有比德如玉的君子,好德如好色的高人。旨邑太清醒了,正如她逃脱不了的厄运,她必然看到从美丽到腐烂的毁灭过程,这与玉的形成截然相反——玉被从腐烂中挖掘出来,焕发新的生命。

旨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,感动,尤其是自我感动,是危险的东西,它会成

为罪魁祸首,也可能是幸福的开端。当然,如果什么波澜也没有,则可以忽略不计。来自死里逃生后的异性的触摸,当时的震颤,现在想来,完全是由于灼热引起,像一块烧红的铁,“磁”地一下印上了她的肌肤。试想想,一个男人,从地球上绕来绕去,仍惦念着要来看她,要在她这里落上一脚——在巨大的地球当中,这个用显微镜也不可能看到的地方,却画在他的世界版图里,而她就是这个地方的标志与注脚——等到生命终结时回望整个过程,它也会留有痕迹。

上午是个漫长的过程。水荆秋一到黄花机场,就给旨邑报了信,这意味着他还需四十分钟左右。时间消失了。漫长的四十分钟如一个笼子。她懊悔没去机场接他。她记不清他的脸,记得他的身体,挡起风来比墙结实。他拥抱她的时候,她就像莲子里的嫩芽,镶在他的身体里。味是苦的。不能终生留在他的怀里。她抽芽,离开。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留着那一道槽痕。

他终于到了。比上次在高原见他时要略显优雅。他眯着眼(难分清是笑,还是因为阳光),鼻尖冒汗,她刚走近他,他退后两步,俏皮地将她上下打量。她的确很高兴(不需要任何感染),竟有点羞涩了。她帮他拖动棕色皮箱,他抢过去,雌雄两手相碰,片刻也不耽误,步履匆忙地往有床的地方去(旨邑脑海里总有张床)。

关上门,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。

旨邑根本没有犹豫的余地。事实上,她一直都在考虑,做,还是不做。做,意味着自己决定当他的情人;不做,身体或许充当诱饵——肉体有时候比灵魂更能攫取男人的心。她期望看到婚姻的曙光。他抱紧她不撒手,仿佛经历无数相思的煎熬。她感觉那道槽痕还在,这次压得更深。她问他,为什么分开后一直不给她电话。他一声沧桑叹息。旨邑是个聪明的女人(不排除偶尔自作聪明),觉得自己明白他(已婚男人)的处境,出于对他的宽慰与感动,她热情地吻了他,并为自己的热情感到骄傲——她慰藉了一个身心

疲惫的男人。

后来，她在他的怀里睡着了。醒来发现彼此的嘴唇还绞合在一起，他的手搭在她的臀部（她感觉是一只毛茸茸的熊掌）。天快要黑了。他在他的怀里至少睡了三个小时（她原本只有独自才能睡好，或者是背对着男人才勉强入睡）。她悄悄移开脸，看着两具平放的肉体，暗自吃惊。

他将是她的什么人？她又会是他的什么人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
她仔细看他：几乎是个完全陌生的男人，长得草率，样貌憨钝，鼻子大，嘴唇不薄，额上刻有浅纹，比实际年龄显老。而在男女之事上的绵密细致与温存（虽然旨邑感觉并非太好，尚欠磨合），她之前的男人无法与之相比。其实，旨邑最初颇为别扭：他的油性头发未能及时清洗；牙齿似乎使用过度，有一颗缺牙，一颗假牙，还有烟垢焦黄；睫毛短浅几近于无，隐约的老年斑如华发同样早生——差不多就是个糟老头了——而恰恰正是这些，让她感觉他一生精神丰富，忍辱负重，她敬佩他，莫名其妙觉得有责任爱他；他在高原给她刹那的温暖，是劫后余生的第一缕阳光，她理当爱他。

他谈知识分子。她问什么是知识分子。他说知识分子的概念在国外不一样，并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知识分子，它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和俄国，有特定含义，强调立场批判性和智力水准。她说她并不嘲弄知识分子，相反，她很向往。她不是，也永远成不了知识分子，她只是大地一种贴着地皮爬长的草，爬一截，就长出一把根须与草茎，如果没有阻拦，它可以爬绕整个地球。他说他欣赏生命力顽强的东西，他就喜欢她的独立执著与自由。

他起身去客厅，重新躺在旨邑身边时，手里多了一个奖杯，说法国颁给他骑士奖，他无需翻译做了答谢报告，掌声如雷。她盲人似的小心摸索奖杯，被这个极具艺术美感的凯旋门雕塑吸引了，或许真正吸引她的是他获得的美誉，因为她将眼光投向他，含情聚恋，骄傲无比。

“有人鄙薄，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，说出

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。有本书专写私德极糟的知识分子，说他们会钻道德相对主义的空子。”旨邑说道，手仍在摸索奖杯。

“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，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。”他像她摸索奖杯那样摸索她的躯体，讲起道理来，脸上光芒四射。后又涉及本雅明、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她很钦佩他了。回想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，旨邑从他的油性头发中闻到了幸福(知识)的芬芳，她甚至很想为他(知识分子)洗头，接吻时不再想他焦黄的牙齿。于是她动情地笑了。她的笑惊动了她。他醒来又细致地抚摸她，说起酒店相遇的那一刻，她那样无助(惊魂未定)，正是那种无助吸引了他。

一个人刹那间的无助，可以成为对方爱的理由。她感到这个说法新鲜极了。

他早已结婚生子，这很普通。出乎旨邑意料的是，他还有前妻。关于前妻，他说得很多。他们并不相爱。出于责任心，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。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婚的，就像被捆的人忽被松绑。对于这个已成往事，且已老去的女人(她比水荆秋大一岁)，旨邑兴趣不大，她很想知道梅卡玛是怎样的女人(是否漂亮温柔，做那事时是否很会讨他欢心)，又怕太清楚了自己难受(那个模糊画面已经像只风筝，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飘浮)。他避而不谈现任妻子，甚至相当矜持。她理解为尊重(或者是保护)，于是有一丝痛楚(自己终究不是他的什么人)。反过来，他向他的妻子隐瞒她，仍然是对她妻子的尊重(或者是保护)——“我不能伤害妻子(她多无辜呀)”——他说(男人都这口吻)。于是不惜贩卖情史以作弥补(他知道这无关紧要)，来满足旨邑对他的好奇心(她冠之以“沟通了解”)。

他研究历史，教历史。一个患臆想症的本科生将他爱得死去活来，甚至为他自杀。一个画油画的有夫之妇热烈追求他，不惜先离婚后辞职，跑到哈尔滨来。那时，他正与梅卡玛同居。画家曾一度搅乱了他的生活。不过，

梅卡玛曾与他共患难,在他精神面临崩溃的特殊时期,她用坚定的爱将他抚慰。他说的“特殊”,与一次动乱有关,与死亡有关,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。他说有机会再跟她细谈(直到最后,他都没有做到)。旨邑不忍追问(他表情深刻痛苦),有意调节气氛,问他是否曾用英语谈恋爱。他说他只喜欢中国姑娘,像旨邑这样不依靠大胸便产生性感的女人。他不直接回答她的问题。她觉得他并不憨钝,甚至是狡猾的,他完全掌握了和女人(情人)说话的技巧,这个年纪的男人,在这方面几乎不可能有破绽了。不过,旨邑表现出高兴的样子(尽管他的话值得怀疑),这比他说喜欢外国女人舒服多了。他获得鼓励,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,又对她及它们珍爱了一番。

究竟有些不一样了。即便长沙仍是秋天,玉器店并无二致,赝品的光泽不减,登门的顾客不减——旨邑还是感到生命强烈的变化。即便水荆秋使君有妇,和田玉已是别人囊中之物,毕竟她拥有抚摸权,使用权。她抚摸着,使用着,他就是她的,他永远浸染她的温度与颜色,她成为他这块玉上的浸色。无论是玉,还是感情,都只能活着拥有,死不能带去,如此一想,她觉得和梅卡玛平起平坐,甚至是略胜一筹了——如果水荆秋说的不假,梅卡玛早不戴他这块玉了,除了法律上的互属与义务关系,他们几乎是不相干的两种物体。更何况好玉还得配良人,梅卡玛未必懂得如何善待水荆秋这块好玉(也许在她心目中只是普通石头),如何早摩挲,晚捏拿,无故玉不弃身,与之性灵相通,丝丝入扣,体会和谐与美妙。生活早把梅卡玛这种原本不细腻的北方女人磨粗糙了——当然,这只是旨邑的遐想,梅卡玛是个什么样的女人,仍是她一个痛苦的谜,想解而又不敢解的谜。

她仍是自由的。这种自由由于她又是多余。她感到虚无。没有东西可以紧握在手。在婚姻中肉体结束后,还有责任与契约,婚姻之外的情感,肉体

的厌倦可能代表终结。

旨邑感到冷，像那只已婚的手，造成战栗。立冬了。缝隙里进来的风格格外刁钻。她的自由是水荆秋告诉她的。她不喜欢听。她情愿他说：“你是不自由的，你是我的！”她知道他的暗示。他的解释合情合理，仍然刺伤了她。听起来他是为了她（他有妻子这对她不公平，他无权，也不想限制她的自由），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（如果她有别的感情，他用不着负疚）。她十分清楚男人的用意。她惟独不愿对水荆秋使用聪明——她相信他是心怀苦衷地爱她。面对他，她愿意拔掉咬人的锋利牙齿，毁掉刻薄的心肠，扭转鄙夷的眼光，她要宽厚，温和，善解人意——要比梅卡玛更女人。

她一面觉得自己伟大，一面又感到脸红——多希望是他的爱在改变她（或者他就爱真实的她），而不是她将他迎合。

事实上，旨邑并不清楚爱是什么。爱，或者就是与梅卡玛一决高低。

她试着抹去他，不觉得有什么痛，或者若有若无的痛，和他的存在一样。他回哈尔滨以后，只能电话或短信联系，听他的声音是有价的，谁打电话谁付费。她用金钱来衡量他的爱：他打半小时电话，她觉得他很爱她，如果他打十分钟或者更少，她便不高兴。说他二十四小时与梅卡玛在一起，给她的时间太少了，假设平均每天通话十分钟，按一辈子来计算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总共也就那么些天。他说心里装着她，睡觉前想她，睁开眼还是想她。她心情反反复复。她想要爱他一辈子，当一辈子的地下情人（她为自己的爱感动得发抖），一会儿内心极不平衡，想到他相妻教子，人生完整，有拓展与延续的生命（而她只是渐渐老去，没有孩子，就像他和她之间，一辈子没留下纪念物，终究是件憾事），她几乎要愤怒了。

所以，谢不周撩起帘子进来，旨邑是惊喜的。他们几乎有一个月没碰面了。他仍是个粗犷的鬍夫。旨邑知道，谢不周找上门来，就是想她了。旨邑认识谢不周时，他下海捞了点，当时，他说老婆在美国读书。严格讲谢不周

并没有骗旨邑,他在北京结过婚,离了,把当医生的前妻送到英国留学,花尽了全部的积蓄;到长沙潦倒时,湖北女孩吕霜毅然和他结了婚,后来他搞地产策划赚了,把吕霜送到美国学金融,又花了很多钱,吕霜尚未学成归来,他遇到搞期货的长沙姑娘史今。事实上,旨邑认识他时,他已经第二次离婚了(妻子从美国回来后坚决离婚),正和史今同居。史今二十六岁的处女身给了他,他对处女十分尽责。

男人普遍没有贞操感,但常以责任感自豪。也许,贞操感的丧失,导致男人失去身体与灵魂的家园。旨邑遇到的全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(包括水荆秋、谢不周),而这拨人几乎都在九十年代离了一遍婚,到二十世纪末,已全部完成再婚的仪式。二婚的死守着家庭,撑死也不再离,没离过婚的拉着原配粗糙的手惺惺相惜(只剩下作秀的份了)。所有人都达成了——与天斗地斗,坚决不和老婆斗——这直接影响了旨邑的婚姻大事(她喜欢离婚男人,优秀的男人应该有离婚史)。

谢不周离过婚并且独身(同居不算婚姻),这个独身但不自由的男人一眼就看穿旨邑的结实屁股恰到好处(他几乎生气她身材总这么好,屁股总是挑衅),瓜子脸似乎瘦了(她身上的柔弱与野性奇怪地混合,说不出的滋味),更显得桀骜不驯。

谢不周进门只是一味看橱窗里的赝品。

“又情窦初开了?”旨邑嘲弄他(他隔一阵就要从这儿买走一两件女人佩戴的东西)。

“生意不错,假JB^①东西还是有市场。”谢不周说(意味深长)。

“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愈深,就越发现它的浅薄无趣。当然。只要你不去想它是假的,它就和真的一样,为什么非要去鉴别真假,让自己不

① 脏话。

快乐。”

“老夫才无趣，尽吃闭门羹。以后别 JB 不打招呼就关门。”

“去藏区了，没有信号。近段性生活还愉快？”旨邑招呼他在傍晚清风格的桌椅旁坐下。

“睡康巴汉子了吗？老夫要是女人，一定会尝尝。”旨邑永远不能从谢不周和他的表情里判断出什么。

“没有。净身行走。你既已知道男人的快活，该体会女人的苦。你满脑子混沌欲望。”

“真 JB 白去了。男人的苦你不知道。我他妈想你你信吗？”谢不周转身面对橱窗，盯住一只小玉猪。

小玉猪沉默，它以沉默为贵。谢不周没指望它回答。

谢不周满口顺溜的粗话，旨邑听惯了，不以为然，反倒觉得他是真实的——生活中伪装的人太多了——他始终是个雅人。

旨邑闪到一边接电话。

谢不周一撩帘子就走了（他从不说再见）。

没过几天，旨邑收到一个邮包：一套《中国玉器全集》，一本《影响的焦虑》，一本双语《圣经》。水荆秋在履行他的诺言——要和她成为精神上的深入纠缠者，他给她寄书，替她找她买不到的书，他深信她不同寻常。他对她的期望如此巨大，她自卑，不相信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她不过是卖贗品的个体户（虽然暗地里深信自己与众不同），一个喜欢阅读的虚无者，不可能和一个知识分子有深入的精神纠缠（顶多只是狭隘的感情）。

古人有一种唯心论的看法：认为鸟类经常在某棵树上悲鸣，那么用此树的木材制出琴来，弹奏时就会带有哀音。旨邑就是这棵树，而虚无感就是这

棵树上的鸟,只要她思考,她的体内总会发出绝望的哀鸣——她看事物的方式太清醒了。她更喜欢卖赝品。她依赖这一行为。她喜欢在赝品的光泽中幸福的脸们。水荆秋无疑是要把她拉到另一条路上去,那条路面对真相(自己)——他要呈现他对她的价值。而旨邑不过想做一个女人,要一场爱情,并且最好结果,顺带尝试和他做“精神上的深入纠缠”。他和她的侧重点显然是完全颠倒的(这和各自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)。这就表示他们要像摔跤运动员一样,不断地击倒对方,让自己站稳。当然在现阶段,这种游戏相当刺激,并且毫不妨碍两人的感情。

就像同时意识到花开花落,爱怦然有声,比水更迅疾,在几分钟内就历了春、夏、秋。一棵无花果树,就算它如何几乎完全放弃了开花,就进入逢时决断出的果实,未被赞颂,折弯的枝条向下,向上运输浆汁,而它从睡眠中涌起,几乎还没醒,就进入了它最甜美的运作的幸福中。

他们仅见过两次面。这个数据不能证明什么。他们相互想念,想到身体近乎燃烧。任何人都无法分析清楚欲望的属性。他们自己归类于爱。简单的情欲是不存在嫉妒的,而强烈的嫉妒撞击着旨邑。每到晚上,她总会想他在干什么。是不是等孩子睡熟后,把孩子抱开,他和梅卡玛睡在一起。每天早上醒来,她第一个念头就是——他昨晚上是否和梅卡玛做了。于是她晚上变得非常焦虑,撕咬自己。尤其是在十二点左右,如果没有他的短信回复,她立刻想到他“不方便”了,整夜都不能入睡。第二天,她又完全相信他的解释(他是独自睡的,几年来几乎没有性生活)。“几乎”这个词太过暧昧,她又嫉妒,并在这个词上纠缠了许久,直到他发誓除了旨邑,绝不和第二个女人做那事。但事后旨邑反而后悔了,可怜起梅卡玛来,她是多么无辜啊!她甚至反过来劝他,放心去抚慰梅卡玛(和她做那事),但别告诉她,要永远瞒着她。

旨邑不是大度的女人,她想“做”大度的女人(她知道那样他会更加爱

她,他们的关系也会更进一步),让他感觉她爱他,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立场。在赢得他更深切的感动与爱意之后,她瞒着他,一个人放声大哭,嫉妒的折磨令她崩溃。弗洛伊德说过,嫉妒就是“爱”的隐喻与移情,我们不用怀疑旨邑的爱。然而嫉妒同样只是在与虚无作搏斗,她每每在精疲力竭之后明白这一点。

他们每天蹂躏自己的手机。按键上的字体都磨掉色了。他躲在书房看书,常常是整晚都在发短信。她的短信爆豆子似的,不断地炸响。他打字慢,对付一个手机让他大汗淋漓。如果梅卡玛不在家,他会给她打电话,从发短信的焦灼中解脱出来(她故意激怒他,让他越急越乱)。

假若所有家庭的屋顶都是露天的,用摄像机从上面俯拍,随便就能拍到这样的镜头:男人在一个房间用手机(网络)调情(热恋),女人在另一间房追看一场韩剧(或者琐事)——场面虽然滑稽,但这就是绝大部分人的婚姻生活(真相)——滑稽而不自觉的生活。至于到底是房间里追看韩剧的女人幸福,还是男人手机(网络)那一头的女人快乐,难以定论。

即便是每晚互道晚安(感受到水荆秋的爱),旨邑心头仍跳动荒诞感(介入一个家庭,可能使每个光明正大的人都变成小丑,连戴大框眼镜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)——婚姻到底有什么可期待的?

在旨邑的影响下,水荆秋彻底变了,也会和她说猥亵与放荡的话,不总是像知识分子讲座那样正襟危坐。他说那些淫荡的话,比旨邑更肉麻,她要好一阵才能适应过来。他似乎尝到了甜头,或者是压抑太久,很长一段时间依赖污言秽语的快感,描述她令他迷醉的模样,她的身体器官,以简单的动词连贯一起,重现他和她绞缠一起的情景。直到有一天突然停止——他意识到不能那样堕落下去(或是对此感到腻味也不一定)。总之他又疯狂给她寄书、写信、谈精神世界的话题。

他对他的关怀从身体到日常生活无微不至。他便秘、感冒、咳嗽,她立